

張大千傳

(五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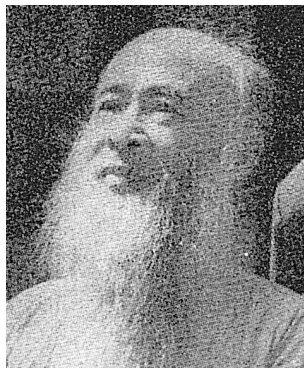
——七十婆娑老境成

民國五十七年，大千在台灣度歲、冒雨遊橫貫公路，另一個重要節目是由現任總統府秘書長張群陪同到陽明山，接受中國文化學院（中國文化大學前身）頒授文學博士學位。

農曆正月三十（國曆二月廿七日），陽明山冠蓋雲集，政府要員、立委、國代及藝術界的名人百餘位前來觀禮。院長張其昀致詞時，詳述大千家世、師承、經歷、藝術造詣和在世界藝壇的崇高地位，接著說：

「先生今日造詣，已躋極高境界，不愧為曠世奇才，當代大師，而其愛國之殷，與夫對中國文化之宏揚，尤有足多者焉。爰經本院院務會議決議，贈授名譽哲士；即國際通稱之名譽文學博士學位，藉示崇敬。」（註一）

身著博士服的大千，接受學位證書，致謝詞，並參加中華學術院宴請全



／王家誠

體嘉賓的餐會。

次日，仍由張群陪同，往訪中國畫學會理事長馬壽華（木軒），推薦雯波拜在壽華門下。

友人問雯波，何不跟鼎鼎大名的張大千習畫時，雯波再一次笑稱大千看不起她，收他人為弟子，獨拒她於大風堂外。大千則搬出友人耳熟能詳的大風堂堂規：師生不得戀愛，否則後來就不能娶她為妻了。

農曆二月初，題于右任未寫完便離開人世的文天祥〈正氣歌〉，並在右任法書後面畫文天祥像：

「于髯公書正氣歌，纔至七幀，遽歸道山。予頃返台，乃以餘紙寫信國像，以殿其後；命筆濡墨，便覺車過腹痛。戊申二月大千張爰。」（註二）

右任逝世於五十三年十一月十日（陽曆），大千輓以：

「四海一髯傷心繫天下，九州萬劫無淚哭先生。」（註三）

直到多年後，大千每想到題于書〈正氣歌〉、畫〈文天祥像〉，和與右任數十年的交往，便忍不住感傷。

△ △ △ △ △

民國五十七年初，是大千第五次返台。

媒體追逐，親朋爭相宴請、藝壇人士拜訪或請益，大千自己則有看戲、旅遊、品嚐美食、採購奇石花木種種節目安排，記者也為報導他的訊息疲於奔命。

徵信新聞（中國時報前身）記者謝家孝，四川宜賓人，對大千的生平行誼興趣特別濃厚，早在想寫《張大千傳》前，就作過多篇報導。也曾有意到八德園訪談，可惜時候不對，一則剛發生過郭有守事件，大千心情不佳；二則，大千對用原子筆來鴻，概不作答。家孝既沒收到回信，自不便貿然前往巴西。

這次除夕日返台，傳說會停留一個多月，家孝立志長期抗戰，由松山機場跟到張群官邸，進而到日寒家中守歲，直接表示要為大千寫傳的意圖，大千用四川腔正告這位宜賓同鄉：

「我只會畫畫，最怕公開說話，我們四川話說『君子動口，小人動手』，我是動手的小人，而非動口的君子，最好不

要找我談話，尤忌當眾講演；但是與自家人、熟朋友，擺擺龍門陣，我倒是樂意的。」（註四）

雖然如此，他仍先跟家孝約法三章：

不願錄音。

不稱為「傳記」。

不要涉及他人。

約束既定，大千展開他在台各種活動，家孝則不分早晚地「乘隙搗虛」，把握任何機會接近大千，和他擺龍門陣。無法單獨訪問時，便一旁聽他跟親友談話。有時往訪，發現大千已經外出，或睏倦就寢，只好廢然而返。

文章邊寫邊在報上刊登，友人常在大千面前贊賞，大千受訪興趣漸濃，可惜離台赴日的日期已近。大千笑對家孝說：

「人家對我說，你寫我的事寫得好詳細啊！可惜我實在是沒有分出多少時間同你談，我還有好多事情都沒有告訴你哩，我又要走了，你看哪個辦嘛？我看這樣好了，你先寫的算第一集好了……」（註五）

由於大千趕赴日本而中斷的訪談，雖稱不上完整的傳記，但讀者對出自大千親口述說的記錄，反應熱烈。家孝也為了要給大千七十壽辰一個獻禮，遂於他離台不久，以《張大千的世界》為

名，出版問世。及至大千回歸道山十年之後（民國八十二年），又增訂數章，以《張大千傳》問世。



圖一 大千為斐波作〈春山積翠〉圖，很妥貼地以白粉畫雲霧。

大千赴日前，又欣然接受副總統嚴家淦等付託繪一幅祝張群八十壽誕的鉅作，朝野友人列名進獻，表示對這位功在黨國的長者的崇敬。

這次，大千在日本停留的時間很短。

大陸上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展開，許多藝術家、收藏家遭到慘烈的鬥爭、家產被抄，人被放逐。傳說無數古文物，流散海外；雅好中國文化藝術的日本人，看準時機，大量引進這些骨董和書畫。

日本福岡書道會會長原田，以四、五十萬美金，購入大批書畫文物，請大千前往鑒定。蔣中正總統也請張群、王世杰等大員關照大千多加留意，藉以了解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文化摧殘的實況。

大千在福岡停留兩天，發現大多數都是贗品，其中二十幾幅「張大千作品」中，也僅一幅二十多歲的作品為真跡。

最難得的是曾熙的〈秋色圖〉和清道人的〈古柏〉真蹟，赫然在內，大千睹物思人，百感交集，當即請陪往的駐橫濱領事丁策（經章）翻譯，希望能與師門手澤合影留念。原田問知原委後，深為感動，慨然以二圖相贈，是大千此行的意外收穫。回到東京後，即以專函向張群、王世杰回報所見情形（註六）。隨即飛往舊金山史丹福大學，應邀演

講。送給王天循的見面禮，是描繪五亭湖風光的青綠山水〈摩詰圖〉，上題：

「亦無煙瘴亦無塵，雞犬桑麻亦有鄰，萬里投荒應是喜，亂離猶作太平人。」（註七）

天循珍視〈摩詰圖〉和大千的情誼，心中則不免為大千即將失去的桃花源惋惜與惆悵。

大千畢竟是位樂觀主義者，從舊金山飛返巴西後，雖然有時望著五亭湖出神，想著數年之後，青山依舊，此地卻已汪洋一片；但天地之大，何處無佳山水？何處沒有可以隱居的桃源？奇形怪狀的古松、黃金閃爍的海岸、連門牌都沒有的寧靜小城……浮現他眼前的是卡密爾，而舊金山的漁人碼頭，散播著剛出爐的螃蟹香味。

他想起李白豁達的詩句，拈筆潑灑成一幅山峰瀑布，像想像中的桃源，又像眼前摩詰山，上題：

「問予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戊申春日五亭湖上拈李謫僊句製此圖。南場老子 爰。（註八）

贈與斐波收藏的〈春山積翠〉（圖一），也作於此際。〈李白詩意〉圖的山腳水畔，以白粉塗成的似雲非雲，似浪非浪，稍顯突兀，卻有效地襯托出崖邊桃樹；〈春山積翠〉左首的山峰，瀾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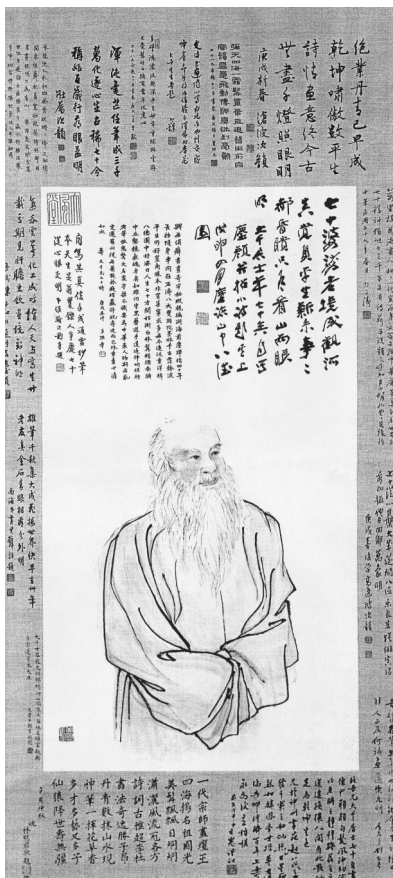
山腰的雲霧，均塗以白粉，中間的山坡上，也有數點白粉遙相呼應，在白粉的運用上較前述〈綿綿兩歲相〉、〈瑞士雪山〉、〈李白詩意〉，都要妥貼，對畫面有平衡、明暗對比和色彩調和的作用。

生平畫自畫像無數的大千，七十自畫像自不可免。但他年歲益高，視覺、體力自感大不如前，題款中往往表現對健康狀況的怨艾，七十畫像亦復如此。

自畫像中鬚、髮全白，額頭已禿，傳神阿睹，不似以往的炯炯神光，兩手交握袖中，表情平和，衣紋則畫得簡潔有力。大千自題：

「七十婆娑老境成，觀河真覺負平生，新來事事都昏蹟，只有看山兩眼明。」

大千居士年七十矣，自寫塵顏，並拈小詩題其上。戊申四月摩詰山中八德園。（圖二）



圖二 題跋眾多的張大千〈七十自畫像〉

畫上題詩，自題之外有張群楷書長詩及張維翰行書七絕一首。四周裱紙上有梁寒操、黃君璧、王壯為、張目寒等藝壇名宿題跋達十二篇之多，僅次於〈三十自畫像〉的三十二篇。

盟弟目寒的祝壽詞：

「此吾兄大千居士七十自畫像也，顏白髮，風韻朗潤，比老聃之靜穆，跡

莊生之逍遙，擾攘人間有此散仙，足為天地生色。

兄於神州畫苑，起八代之衰，發千秋之秘，炳然如日星，巍然如麟鳳，舉世推尊，群倫共仰，將躋百年以上壽，永為後世楷模。」此外，大千在裱紙左下角，留下顯著的一塊，特請女弟子林慰君題詩，慰君受寵若驚。

目寒和嶺梅另一祝壽活動，是將大千〈三十自畫像〉的題跋，影印成冊，使友朋及藝文界人士，得以共賞。

冊首由目寒撰寫〈大千居士七十壽言〉，嶺梅跋於冊尾：

「歲在戊申四月朔，遙維大千八兄七旬初度，目寒嶺梅取八兄三十歲之自畫像，暨名家題識，彙製一編，以介眉壽。……」（註九）

大千七十大壽，在熱鬧、忙亂中度過，登〈謝啓〉感謝親友及藝壇人士的祝嘏，時為農曆四月初二—陽曆四月二十七日，距張群陽曆五月九日誕辰，只剩下短短的十二天。他受嚴副總統及台灣政要、藝文界友人共同托付繪製祝壽畫日期眼見逼近；即使無法於壽誕日寄到台北，起碼也要在張群八十初度前完成。不能像上年〈蜀中四天下〉通景屏風那樣，過了半年多才寄達張群手中。

「我家江水初發源，宦遊直送江入海。聞道潮頭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

長江萬里圖



圖三A 大千畫〈長江萬里圖〉之引首及頭一段江景

在……」——蘇軾〈遊金山寺〉

大千祝壽畫題〈長江萬里圖〉，是得自東坡長詩的首二句而來；它很像鄉長張群一生的寫照，張群宦跡不止「送江入海」，更渡海登台，而他為官清正，對黨國貢獻，也將照耀青史。畫長江，自然以長卷為宜，長卷也有綿延不絕，萬壽無疆的意味。只是這規畫中高約尺半、長逾七丈的絹素能否在十餘日內揮灑完成，大千自己也不敢確信。

他並未起稿，憑他半生無數次在長江中往返航行的記憶，江濤風雨以及懸崖峭壁上的猿啼，乃至船家在濃霧中的吆喝聲，在他腦海浮現，耳畔繚繞。

灌縣的索橋，沿江的支流、三峽天險、名城重鎮一一從筆底流洩出來。

大千題記中，敘說受託繪製祝壽長卷的源起、選題；中間坦承「窮十日之力而成此〈長江萬里圖〉，答諸君之請，而進公一觴也」。後敘張群功業，及重光故土，以達父老引領之望。

〈長江萬里圖〉，寄到台北後，由嚴家淦以楷書寫記（圖三A、B），頌揚張群生平德業和託付大千作圖的始末。預定在國立歷史博物館展出之前，有些先睹為快的記者，已在報上紛紛報導，指：「看大千巨構，若故國神遊。」

大千友人羊汝德在報上撰文稱：

「張大千的豪筆，起於四川灌縣的索

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

岳軍老長八十志氣凌河外躬背謀存以爲營祀

去以爲身。公在鄉閭同姓之好相知無分年迤
微批筆勇不敵辭斥坡語且致家江水初發
源直滙直匯江入海國節且共拂拭得志窮十
日之力亦成此長江管里圖答諸君子之請而進

公一騰也。公事功在於民國組山第酒月始宜
以公佐於危局江源所經守以歲中橫其管用
陳既越中原父老引領旌旗臣須倒持江水瀟
瀟殆以原其管身不在東夢翠春吉帆而東
不使江靈笑人 若多陸 頌首再拜

華陽張兵軍先生今年八十壽五月九日為國難之
而諸君子乃無以中景念之忱會張大千居士由美
洲返國小住因共洗其作畫同人則名於畫界長卷
以歡喜感舉也夫千之畫取法東坡游金山寺詩表
家江水初發源宜淋漓直送江入海之句為題蓋長江
自西蜀號地而來經萬里匯百川以入海弄浪浩蕩
之勢不徒足以狀先生之為人而先生生平為
國室勞亦奉字在長江流域則斯二語亦足以紀其
隨行也 先生獻身黨國無數十年起卒送今進
筆作柱石外屏閣等則國體長城美政草數氏誕
則朝聖柱石外屏閣等則國體長城美政草數氏誕
義道每當時局既危而先生之任元首之勞斯
理調和悉稱曲當近年以股壯之任元首之勞斯
疑治事之精敏無待日宜其以人生七十開始之
義相倍焉證之於己亦信而有徵矣 先生之豐切
如長江之悲輝錦長深派廣視大千是國之豐切
義源遠非可以泛泛之介壽之意視之也夫千之畫
世之傳也 先生之功德傳世之也以必傳之畫
壽必傳也 先生之功德傳世之也以必傳之畫
書錦堂記蘇東坡三祝堂銘之作不讓專美於前矣
代流傳尤足使人懷而興慕家承承同人之為使
為文誌其足時原述所感焉 嚴家淦敬撰并書

華陽張兵軍先生今年八十壽五月九日為國難之	而諸君子乃無以中景念之忱會張大千居士由美	洲返國小住因共洗其作畫同人則名於畫界長卷	以歡喜感舉也夫千之畫取法東坡游金山寺詩表	家江水初發源宜淋漓直送江入海之句為題蓋長江	自西蜀號地而來經萬里匯百川以入海弄浪浩蕩	之勢不徒足以狀先生之為人而先生生平為	國室勞亦奉字在長江流域則斯二語亦足以紀其	隨行也 先生獻身黨國無數十年起卒送今進	筆作柱石外屏閣等則國體長城美政草數氏誕	則朝聖柱石外屏閣等則國體長城美政草數氏誕	義道每當時局既危而先生之任元首之勞斯	理調和悉稱曲當近年以股壯之任元首之勞斯	疑治事之精敏無待日宜其以人生七十開始之	義相倍焉證之於己亦信而有徵矣 先生之豐切	如長江之悲輝錦長深派廣視大千是國之豐切	義源遠非可以泛泛之介壽之意視之也夫千之畫	世之傳也 先生之功德傳世之也以必傳之畫	壽必傳也 先生之功德傳世之也以必傳之畫	書錦堂記蘇東坡三祝堂銘之作不讓專美於前矣	代流傳尤足使人懷而興慕家承承同人之為使	為文誌其足時原述所感焉 嚴家淦敬撰并書	嚴家淦敬撰并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圖三B 〈長江萬里圖〉後大千自題及嚴家淦副總統楷書畫記

橋，沿長江滔滔而下，經七省，匯百川以入海，奔流浩蕩之勢，直達於崇明島外。滿紙雲煙，寫盡長江的雄渾氣象！大千居士的繪事，早已蜚聲國際藝壇，而他的縱橫彩筆，在〈長江萬里圖卷〉上，則更表露無遺……

陽曆七月，正式展出時，歷史博物館「國家畫廊」內，人潮擁擠，讚嘆聲此起彼落。熟悉長江的人，可以指出神女峰、赤壁或某島某城鎮的所在，也有人就筆墨技法分析大千畫藝博採古今。

不知何時，有人提出畫中「江水西流」的疑議；按一般看地圖，習慣以上方為北方，下方為南方，〈萬里長江圖〉的視點，則由北岸看向南岸，若以地圖相比，就變成長江向西流了。一時無論觀眾、媒體議論紛紛，其中不乏冷嘲熱諷的語調。一位發現者，因係大千友人，索性直接寫信向大千質疑。

大千回信的語氣，謙虛而懇摯，但也不無反駁的意味：

「復承惠書，承示〈長江萬里圖〉誤作西流，關愛之至，感無可喻。唯我國傳統，作手卷畫皆自右至左，坐北向南。將此圖展列北壁，致觀者有倒流之疑；請試展此圖於南壁，江水豈不亦東流哉？乞兄向愛好者諸公告之，非弟有所掩飾也。率上，悚息悚息……」

陽曆九月十九日，報上刊出國立故

宮博物院主辦，十位藝術家和藝評家〈長江萬里圖〉座談紀要；主張藝術與科學迥異，專家以爲〈長江萬里圖〉不是地圖，不必和地圖相提並論。同日也有報紙報導：

「國畫非地圖，那管這許多；長江在紙上，休看何處流。第三度空間，加上時間的藝術，畫家們認爲張大千沒有錯誤。」

專家座談，報章競載，使「大江西去」之爭，畫下了休止符（註十）。國立歷史博物館隨〈長江萬里圖〉展出所印的複製品，則無遠弗屆地流傳到港、台、大陸及世界各地。像〈蜀中四天下〉一樣，被張群視如至寶，其後張群將此圖信託國立故宮博物院；希望將來再捐給四川省博物館。據說近年張群之後人，已將此畫自故宮博物院領回。

△ △ △ △ △

大千收到的另一份七十壽禮，是臺靜農所書詞人張佛千的〈四闋〉（風蝶令）。

雅嗜大千畫的佛千，曾請大千同鄉報人樂恕人代向大千索畫。這年春天恕人由日返台，爲佛千出了個索畫的主意；建議佛千填詞祝大千七十壽，大千必能以畫回報。

佛千自覺書法難入大千法眼，但他隨即想起于右任的名言：「可以找人寫！」。

他知道王壯爲的字和印俱爲大千欣賞；不巧的是壯爲風濕發作，臂痛難以下筆，最後找上臺靜農。佛千留下了畫好的紅格紙，靜農如期交卷，佛千一看樸拙適茂的字跡，算得是獨步當代，使四闋〈風蝶令〉大爲增色。大千一見大喜，懸之素壁，與賓客共賞。

「至法胸無竹，奇才筆有花。名家偉構史如麻，聖矣如龍老子孰能加。妙可揮毫證，新休捨慧誇。天教浪跡遍天涯，要使萬邦驚喜識中華。」——風蝶令（四闋之二）（註十一）

大千尚未回信及贈畫，嶺梅先向佛千預告，使他喜不自勝。

諸事繁忙的大千打完「長江倒流」的「官司」之後，已經是重陽佳節，才得坐在五亭湖上，以金箋紙揮灑破墨山水，另以宣紙寫詩，回贈佛千。

「四闋慚君風蝶令，謬推錯許古人無，眼中多少傷心事，收拾殘山入畫圖。」

七十蹉跎仍好事，二三朋舊苦相關，墨傾一斗君應笑，矇矓心情矇矓山。」後書：

「佛千老兄以〈風蝶令〉壽予七十生日，稱予破墨山水前無古人，何謬賞過情也。小詩奉答並媵以畫，即乞兩正。戊申重九，大千弟爰。」（註十二）

同是重陽前後，大千已將從成都携出，並在日、法等國展覽過的六十二幅敦煌壁畫摹本整理完畢，裝箱寄往台灣，請張群代為捐贈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捐贈儀式於農曆十月初十（國曆十一月二十日）舉行，由院長蔣復璁接受。民國五十八年，在該院舉行「張大千先生捐贈故宮臨摹敦煌壁畫特展」，並出版圖錄。民國七十二年陽曆四月二日大千逝世，該院於四月十六日將臨摹壁畫精印問世，院長秦孝儀在〈張大千先生遺作敦煌壁畫摹本序〉中寫：

「……論者以為用此壁畫摹本與院藏唐以後名畫真蹟合參，以圖證史，已可不假文字。為使大千先生摹本壁畫與世人共賞，並紀念此一代藝苑宗師，本院研究員蘇瑩輝先生特為各圖排比次第詳加解說；兼事考訂，並依原色製版精印。此殆亦弘揚民族藝術復興中華文化之意云爾！」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四月 衡山秦孝儀敬序。」

大千捐贈壁畫摹本同年十一月廿六日，蔣中正總統頒贈〈葆粹報國〉匾額，嘉獎他三年敦煌面壁的辛勞和贈畫國立故宮博物院懿行。

唯當他的作品及榮耀並登高峰同時，他的眼疾卻急遽惡化起來。

文註：

- 一、《張大千全傳》頁四七〇、四七八註三。
- 二、《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七頁一四六。
- 三、《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五頁十三。
- 四、謝著《張大千的世界》原序。
- 五、謝著《張大千的世界》後記。
- 六、《五百年來一大千》頁十二、《張大千全傳》頁四七一。
- 七、《大成》期一五一頁六〈張大千在美國〉，王天循撰。
- 八、《張大千九十紀念展書畫集》圖九一。
- 九、《環華庵瑣談》頁一五一〈大師的三十自畫像〉。
- 十、《五百年來一大千》頁一七七、《張大千全傳》頁四七一—四七六、國立故宮博物院縮印〈長江萬里圖〉。
- 十一、《環華庵瑣談》頁四九五節錄張佛千先生〈翰墨因緣〉。
- 十二、《張大千全傳》頁四七六。

圖註：

- 圖一 《張大千九十紀念展書畫集》圖九三。
- 圖二 《張大千九十紀念展書畫集》圖九五。
- 圖三 A、B 國立故宮博物院縮印〈長江萬里圖〉。

